後漢書

二一



列傳卷第四十五　范曄　後漢書五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平原懷王勝 和帝子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帝申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閒孝王開四王不載母氏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即位以伉長兄甚見尊禮立十五年薨子寵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立二十八年薨是爲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葬洛陽子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帝質帝立梁

太后下詔以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改鴻封勃海王（委謂委輸也）立二十六年薨是爲孝王無子太后立桓帝弟蠡吾侯悝爲勃海王奉鴻嗣（悝蠡吾侯翼子河閒王開孫也）延熹八年悝謀爲不道有司請廢之帝不忍乃貶爲癭陶王食一縣悝後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帝臨崩遺詔復爲勃海王悝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怒陰求其過初迎立靈帝道路流言悝恨不得立欲鈔徵書

而中常侍鄭颯音立中黃門董騰並任俠通剽輕數與悝交通剽疾也王甫司察以為有姦密告司隸校尉段熲熹平元年遂收颯送北寺獄北寺獄名屬黃門署前書音義曰即若盧獄也使尚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悝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悝考實又遣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之勃海迫責悝悝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相以下以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悝立二

十五年國除衆庶莫不憐之

平春悼王全續漢志平春縣屬江夏郡也以建初四年封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貴人宋昌八世孫扶風平陵人也昌文帝時爲中尉以代邸功封壯武侯父楊以恭孝稱於鄉閭不應州郡之命楊姑即明德馬后之外祖母也馬后聞楊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宮甚有寵肅宗即位並爲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

慶明年立爲皇太子徵楊爲議郎褒賜甚渥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宮身執饋饌太后憐之太后崩後竇皇后寵盛以貴人姊妹並幸慶爲太子心內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比陽主東海王彊女）外令兄弟求其纖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偵候也音丑政反廣雅曰偵問也）後於掖庭門邀遮得貴人書云病思生菟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以菟爲厭勝之術日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䟽慶出居

承祿觀數月竇后諷掖庭令誣奏前事請
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而立皇太子
肇肇梁貴人子也乃下詔曰皇太子有失
惑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恐襲其
母凶惡之風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大
義滅親況降退乎左傳衞石碏殺其子厚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預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今廢慶爲清河王皇子肇保
育皇后承訓懷衽導達善性將成其器蓋
庶子慈母尚有終身之恩儀禮喪服曰慈母如母謂妾子之無母

母父命妾養之故曰慈母如母者貴父之命也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今以肇爲皇太子遂出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諷旨傅致其事傅讀曰附乃載送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自殺續漢志曰暴室署名主中婦人疾病也帝猶傷之勑掖庭令葬於樊濯聚在洛陽城北也於是免楊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繫之楊友人前懷令山陽張峻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楊失志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

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勑皇后
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
共室出則同輿及太子即位是爲和帝待
慶尤渥諸王莫得爲比常共議私事後慶
以長别居丙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
德殿講於白虎觀慶得入省宿止帝將誅
竇氏欲得外戚傳前書外戚傳也懼左右不敢使
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内之又令慶
傳語中常侍鄭衆求索故事謂文帝誅薄昭武帝誅竇嬰故

事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婢三百人輿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仞其弟又賜中傅以下至左右錢帛各有差前書音義曰中傅官者也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愼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分半也約勑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常以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使乳

母於城北遥祠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恭懷梁后和帝母梁貴人）常泣向左右以爲没齒之恨（没終齒年也）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遭憂病下土無醫藥願乞詣洛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衍俊蓋暹等皆爲郎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

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詩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常有蓼莪凱風之哀（詩小雅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國風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選懦仁弱慈戀不決之意也懦音仁兗反東觀記須留作宿留）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林騎各四十人後中傅衛訢私爲臧盜千餘萬詔使案理之并責慶不舉之狀慶曰訢以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

帝嘉其對悉以訢臧財賜慶及帝崩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發病明年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内史賜什物皆取乘輿上御以宋衍等並爲清河中大夫續漢書曰中大夫秩六百石無員掌奉王使至京師慶到國下令寡人生於深宮長於朝廷魯哀公與孔子言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事見孫卿子也仰恃明主垂拱受成垂拱言無爲也尚書曰垂拱仰成既以薄祐早離顧復屬遭大憂屬近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心

煢煢夙夜屏營未知所立（煢煢孤特也　屏營彷徨也）蓋聞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任失得是均庶逞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糺督非枉明察典禁無令孤獲怠慢之罪焉鄧太后以殤帝襁抱遠慮不虞（襁以繒帛爲之　即今之小兒繃也繃音必衡反）留慶長子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至秋帝崩立祐爲嗣是爲安帝太后使中黃門送耿姬歸國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姊字大娥犍爲人也初伯父聖坐

妖言伏誅家屬沒官二娥數歲入掖庭及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喜辭賦和帝賜諸王宮人因入清河弟慶初聞其美賞傳母以求之及後幸愛極盛姬妾莫比姊妹皆卒葬於京師慶立凡二十五年乃歸國其年病篤謂宋衍等曰清河埤薄埤音婢欲乞骸骨於貴人冢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下溼

願乞骸骨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歿且不朽矣及今口目尚能言視冒昧干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年二十九遣司空持節與宗正奉弔祭又使長樂謁者僕射中謁者二人副護喪事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王旂有九旒天子制也恭王薨贈以殊禮升龍旄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太后使掖廷丞送左姬喪與王合葬廣丘子愍王虎威嗣永初元年太后封宋衍爲盛鄉矦分清河爲二國封慶少子常

保爲廣川王子女十一人皆爲鄉公主食邑奉明年常保薨無子國除虎威立三年薨亦無子鄧太后復立樂安王寵子延平爲清河王是爲恭王寵即千乘王伉之子太后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載育明聖承天奉祚爲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爲太上皇宣帝號父爲皇考宣帝父諱進武帝時號史皇孫坐戾太子事遇害帝即位追尊皇考立廟序昭穆置園邑太宗之義舊章不忘太宗謂繼嗣也左傳季桓子曰舊章不可忘也宜上尊號曰孝德

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貴人
追謚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
與大鴻臚奉策書璽綬清河追上尊號又
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侍中劉珍
等及宗室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廟
曰昭廟置令丞設兵車周衛比章陵皇考南頓君陵
復以廣川益清河國尊耿姬爲甘陵大貴
人又封女弟侍男爲涅陽長公主別得爲
舞陰長公主久長爲濮陽長公主直得爲

平氏長公主餘七主並早卒故不及進爵追贈敬隱后女弟小貴人印綬追封謚宋楊爲當陽穆侯（當陽今荊州也）楊四子皆爲列侯食邑各五千戸宋氏爲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孝德后異母弟次及達生二人諸子九人皆爲清河國郎中耿貴人者牟平侯舒之孫也貴人兄寶襲封牟平侯帝以寶嫡舅寵遇甚渥位至大將軍事以見耿舒傳立三十五年薨子蕣嗣沖帝

崩徵蒜詣京師將議為嗣會大將軍梁冀
與梁太后立質帝罷歸國蒜為人嚴重動
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歸心焉初
中常侍曹騰謁蒜蒜不為禮宦者由此惡
之及帝崩公卿皆正議立蒜而曹騰說梁
冀不聽遂立桓帝語在李固傳蒜由此得
罪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
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
事發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暠將至王宮

司馬門帝紀謝作射蓋紀傳不同曰當立王為天子暠為
公暠不聽罵之文因刺殺暠於是捕文鮪
誅之有司因劾奏蒜坐貶爵為尉氏侯徙
桂楊自殺立三年國絶梁冀惡清河名明
年乃改為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
侯理為甘陵王安平王德河閒王開子奉孝德皇祀是
為威王理立二十五年薨子貞王定嗣定
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黃巾賊起忠為國
人所執既而釋之靈帝以親親故詔復忠

國忠立十三年薨嗣子爲黃巾所害建安
十一年以無後國除
濟北惠王壽母申貴人潁川人也世吏二
千石貴人年十三入掖庭壽以永元二年
封分太山郡爲國和帝遵肅宗故事兄弟
皆留京師恩寵篤密有司請遣諸王歸藩
不忍許之及帝崩乃就國永初元年鄧太
后封壽舅申轉爲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
薨自永初已後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

王薨減賻錢爲千萬布萬匹嗣王薨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壽最尊親特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子節王登嗣永寧元年封登弟五人爲鄉侯皆別食太山邑登立十五年薨子哀王多嗣多立三年薨無子永和四年立戰鄉侯安國爲濟北王是爲釐王釐音僖也安國立十年薨子孝王次嗣本初元年封次弟猛爲亭侯次九歲喪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以幼年

守藩躬履孝道父没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枇沐體生瘡腫諒闇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尚書盤庚之辭也言以道德明之使競爲善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也匱竭也類善也永長也言孝子之行無有匱竭長賜與汝之族類教道天下今增次封五千戶廣其土宇以慰孝子惻隱之勞次立七年薨子鸞嗣鸞薨子政嗣政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河閒孝王開以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涿郡爲國延平元年就國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永寧元年鄧太后封開子翼爲平原王奉懷王勝祀勝和帝子子德爲安平王奉樂成王黨祀黨明帝子也開立四十二年薨子惠王政嗣政慠佷不奉法憲順帝以侍御史吳郡沈景有彊能稱故擢爲河閒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爲禮峙立也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

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別令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傅景因捕諸姦人上案其罪上奏上也音市丈反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冤獄百餘人政遂為改節悔過自脩陽嘉元年封政弟十三人皆為亭侯政立十年薨子貞王建嗣建立十

年薨子安王利嗣利立二十八年薨子陔嗣陔立四十一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鄧太后徵濟北河閒王諸子詣京師奇翼美儀容故以爲平原懷王後焉平原王得無子故立之也留在京師歲餘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京等譖鄧隲兄弟及翼云與中大夫趙王謀圖不軌闚覦神器懷大逆心神器喻帝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貶爲都鄉侯遣歸河閒翼於是謝賓客閉門自

處永建五年父開上書願分蠡吾縣以封
翼順帝從之翼卒子志嗣爲大將軍梁冀
所立是爲桓帝梁太后詔追尊河閒孝王
爲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
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廟曰烈
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
書璽綬祠以太牢建和二年更封帝兄都
鄉侯碩爲平原王留博陵奉翼後尊翼夫
人馬氏爲孝崇博園貴人以涿郡之良鄉

故安河閒之蠡吾三縣爲湯沐邑頎嗜酒多過失帝令馬貴人領王家事建安十一年國除解瀆亭侯淑以河閒孝王子封淑卒子長嗣長卒子宏嗣爲大將軍竇武所立是爲靈帝建寧元年竇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爲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陵廟曰靖廟皇考長爲孝仁皇夫人董氏爲愼園貴人陵曰愼陵廟曰奐廟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之河閒奉策書璽綬祠

以太牢常以歲時遣中常侍持節之河閒
奉祠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閒安王利子康
爲濟南王奉孝仁皇祀康薨子贇嗣建安
十二年爲黃巾賊所害子開嗣立十三年
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城陽懷王淑以永元二年分濟陰爲國立
五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濟陰

廣宗殤王萬歲以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爲
國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鉅鹿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於京師無子鄧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爲平原王奉勝後是爲哀王得立六年薨無子永寧元年太后又立河間王開子都鄉侯翼爲平原王嗣安帝廢之國除

論曰傳稱吳子夷眛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夷眛吳君之名左傳屈狐庸謂趙文子曰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人度不失事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也杜預注云嗣君謂夷眛也章帝長者

事從敦厚繼祀漢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贊曰章祚不巳本枝流祉質惟伉孫安亦慶子河閒多福栢靈承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抱痾三王薨朝平春王全廣宗王萬歲城陽王淑並薨於京師也振振子孫或秀或苗振振仁厚貌也音之人反詩國風曰宜爾子孫振振兮論語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苗謂早夭秀謂成長也

後漢列傳卷第四十五

後漢列傳第四十六　范曄　後漢書五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張晧 子綱　王龔 子暢

种暠 子岱 拂 拂子劭

陳球

張晧字叔明犍爲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爲太子少傅封留矦晧少游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州郡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爲彭城相明帝子彭城王

恭之相也。永寧元年徵拜廷尉晧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詳審而平當也）時安帝廢皇太子爲濟陰王晧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令戾園興兵終及禍難（趙人江充字次倩武帝時爲直指繡衣劾太子家吏行馳道中恐爲太子所誅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爲巫蠱上乃使充捕案巫蠱既知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太子宮得桐木人時上疾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斬之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湖自殺後太子孫宣帝即位追謚太子曰戾

於湖置園邑奉祠故曰戾園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逮及也太子死後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太子寃武帝感寤憐太子無辜乃族滅江充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事見前書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義尚書皐繇陳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誼也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即位拜晧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

誹謗當伏重法晧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前書音義曰司寇二歲刑也輸作司寇因以名焉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年復為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於河南

縣子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爲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弟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令德不過循用舊典之文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

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器謂車服也言無功小人不可妄授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

風俗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臧罪者驛馬上之墨綬已下便收其有清勤忠惠宜表異者狀聞八使名見順帝紀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

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

狼當路安問狐狸前書京兆督郵侯文之辭遂奏曰大將

軍兾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

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

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左傳申包胥曰吳爲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也甘心好貨縱恣無厭多樹

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

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左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前書鄒陽謂蓋侯王長君曰太后怫鬱泣血切齒側目於貴臣矣書御京師震竦御進也時冀妹爲皇后内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閒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大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

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
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
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
後二千石多肆貪暴二千石謂太守也故致公等懷
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
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
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
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
震怒荊揚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

料彊弱非明也弃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閒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

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相視也田畔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絶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四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

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縗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爲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建光元年擢爲

司隷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温和好
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
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即召見
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録功曹表
閡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
不敢立於朝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
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
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閡字奉
高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

永建元年徵龔爲太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以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愼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内長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賔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亟急也音紀力反前掾李固時爲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旦聞下太尉王公勑令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脩厲節敦

樂埶文不求苟得不爲苟行前書曰楊子雲曰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爲苟得但以堅貞之操違俗失衆横爲讒佞所構毀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夫有詣理訢冤之義三公承助天子位象三台故曰承天象極哀帝時丞相王嘉有罪召詣廷尉詔獄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也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大目獄重故曰重問成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上使五二千石雜問音義云大獄重故以二千石五人同問之王公沈靜内明不可加以非理卒有它變則朝廷獲害賢

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以為反諸公莫敢為言唯郎中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有力也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冤馮唐安陵人文帝時為郎署長上與論將帥唐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罰太重文帝悅捨尚復官也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襲在位五年以老病乞骸

骨卒於家子暢

論曰張晧王龔稱爲雅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升薦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即人獻其能能獻既已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言賢人見用則人競獻其所能但有能即獻動必有功功多賞厚故言己厚其功有才器必被收用用則海內蒙福故曰理兼天下其利甚博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爲爲難乎以不爲爲難言不之難也謂進賢達士同折枝之易而不爲之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不爲也王曰不能不爲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太山以超北

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爲長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太山以超海是實不能不可彊也爲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爲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何爲不能加於百姓乎劉熙注孟子曰折枝若今之案摩也

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柳下惠姓展名禽字獲食邑於柳下謚曰惠臧文仲魯大夫姓臧孫名辰左傳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言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故曰抑之

淳于長受稱于方進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以太后姊子爲九卿翟方進爲丞相獨與長交稱薦之

然則立德者以幽陋好遺顯登者以貴塗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論語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史記矦嬴夷門抱關者守門必抱關故兼言之

柱下無朱文之軫也神仙傳曰老子周宣王時爲柱下史朱文畫車爲文也軫車後横木也言貧賤之人多被淪弃所以晨門之下必有抱關之賢柱下之微永無朱文之轍也

暢字叔茂少以清實爲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不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爲齊相齊王喜之相徵拜司隸校尉轉漁陽太守所在以嚴明爲稱坐事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庸功也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禮記曰介冑之士則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復爲尚

書尋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為設法諸受臧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史記曰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出見野張四面網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曰湯德至禽獸於是諸侯畢服嘻音

傳

武王入殷先去炮格之刑列女傳紂爲銅柱以膏塗之加于炭之上使有罪緣焉足滑跌墮紂與妲己笑以爲樂名曰炮格之刑臣賢案史記及帝王代紀皆言文王爲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格之刑今云武王與此不同

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文帝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官爲婢以贖父文帝悲憐其意爲除肉刑

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景帝時文翁爲蜀郡守仁愛教化宣帝時召信臣爲南陽太守視人如子其化大行

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韓詩外傳曰夫吞舟

之魚不居潛澤前書曰高祖約法三章號爲網漏吞舟之魚也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迂遠也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莊子曰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爲舊都矦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五百里甸服千里矦服南陽去洛千里故曰矦甸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焉三后生自新野光烈皇后和帝陰后鄧后竝新野人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

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皐陶不仁者遠論語子夏之辭也隨會爲政晉盜奔秦左傳晉命隨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晉國之盜奔秦也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史記曰文王爲西伯陰行善化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決乃如周入界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虞芮二人不見西伯慙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曷爲取辱遂俱讓而還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敞諫更崇寬政愼刑簡罰敎化遂行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時年

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禮記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逼下也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閒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論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言仲尼得奢儉之中而夷齊飢死是末操也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史記曰魯相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婦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子利乎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史記曰孫叔敖爲楚相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貧困往見優孟言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貧負薪逢優孟優孟言之於王封之寢丘四百戶也

夫以約失之鮮矣論語孔子之辭也言儉則無失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之辭雖以不德敢慕遺烈後衛爲長樂衛尉建寧元年遷司空數月以水災策免明年卒於家子讜爲大將軍何進長史讜子粲以文才知名

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車騎填門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旣至年幼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太祖辟粲爲丞相掾後爲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嘗與人行讀道邊碑人問卿能闇記乎因使背而誦之一文不失觀人圍碁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帊蓋之更以它局爲之不誤一道年四十卒魏志有傳

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爲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暠悉以賑䘏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爲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有知人之名也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於大陽郭遥見暠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

山澤隱滯近洛陽吏邪諶曰山澤不必有
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暠於庭辯
詰職事暠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
遂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順帝末爲侍
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
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爲
請救事皆被寢遏暠自以職主刺舉志案
姦違乃復劾諸爲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
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勑四府

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爲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暠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暠乃手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

爲益州刺史暠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
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
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菆邛僰諸國（菆音側留反）
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暠至乃復舉種
向化時永昌太守冶鑄黃金爲文蛇以獻
梁冀暠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
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暠會巴郡人服
直聚黨數百人自稱天王（直或作宜）暠與太守
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

之傳逮暠承大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暠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羣起處處未絕暠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言各飾偽辭隱匿眞狀也）梁太后省奏乃赦暠承罪免官而已後涼州羌動以暠爲涼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

暠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暠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反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坐事免歸後司隸校尉舉暠賢良方正不應徵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爲尚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暠爲度遼將軍暠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

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暠乃去烽燧除候望晝舉烽夜燔燧解見光武紀邊方晏然無警入爲大司農延熹四年遷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爲稱職相在位三年年六十一薨并涼邊人咸爲發哀匈奴聞暠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二子岱拂

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

皆不就公車特徵病卒初岱與李固子燮同徵議郎燮聞岱卒痛惜甚乃上書求加禮於岱曰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政化明而萬姓寧伏見故處士种岱淳和達理耽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永奄然殂殞若不槃桓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易屯卦曰槃桓利居貞）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典（春秋隱公五年臧僖伯卒隱公葬之加一等杜預曰加命服之一等）周禮盛德有銘誄之文（周禮司勳

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
又曰卿大夫之喪賜謚誄也

而岱山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謚之號雖未建忠效用而爲聖恩所拔遐邇具瞻宜有異賞朝廷竟不能從

拂字穎伯初爲司隷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爲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初平元年代荀爽爲司空明年以地震策免復爲太

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劒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子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爲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

叱之軍士皆披（披音芳靡反）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夕陽亭在河南城西）及進敗獻帝即位拜劭爲侍中卓既擅權而惡劭彊力遂左轉議郎出爲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音不之職服終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以身徇國吾爲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李傕郭汜以報其仇與汜戰於長平觀下

長平阪名也有觀在長安西十五里也軍敗劭等皆死騰遂還

涼州

陳球字伯眞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謝承書曰祖父屯有令名父亹廣漢太守亹音尾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繁陽魏郡縣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檛督郵欲令逐球檛擊也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

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羣聚寇鈔陸梁荆州部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爲零陵太守球到設方略朞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溼編木爲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文帝初與郡守分銅虎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内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爲弓

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
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内因地埶反決
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
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
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爲郎遷魏郡太
守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
以上遷南陽太守以糾舉豪右爲埶家所
謗徵詣廷尉抵罪會赦歸家復拜廷尉熹
平元年竇太后崩太后本遷南宮雲臺太后

父竇武與陳蕃謀誅宦官反爲中常侍曹節矯詔殺武蕃遷太后焉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大雅抑詩也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祔謂新死之主祔於先死者之廟婦祔於其夫所祔之妃妾祔於妾祖姑也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

者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怪公卿以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

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段熲爲河南尹坐盜發馮貴人冢左遷諫議大夫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既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爲之愧曹節王甫復爭

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戾太子衛皇后共太子斬江充自殺武帝崩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弃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甞稱制坤育天下（周易曰坤爲母）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

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氏雖爲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累經州郡以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倖憚之六年遷球司空以地震免拜光祿大夫復爲廷尉太常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以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明年爲永樂少府（桓帝母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置太僕少府）乃潛與司徒

河閒劉郃謀誅官官初郃兄侍中儵與大
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郃與球相結事未
及發球復以書勸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
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
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爲害而久在左
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
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校尉以
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
足而待也又尚書劉納以正直忤官官出

爲步兵校尉亦深勸於郃郃曰凶暋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公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之辭也郃許諾亦結謀陽球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埶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衞尉陽球交通書䟽謀議不軌

帝大怒策免郃郃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瑀吳郡太守瑀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竝知名謝承書曰瑀舉孝廉辟公府洛陽市長後辟太尉府未到永漢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官球兄子珪字漢瑜舉孝廉劇令去官舉茂才濟北相珪子登字元龍學通今古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略一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登在廣陵有威名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竝在荊州牧劉表坐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志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

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閒哉表大笑也

贊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張晧為廷尉故曰卿龔糾便佞以直為眚眚過也二子過正埋車堙井張綱埋輪王龔堙井孟子曰矯枉過正种公自微臨官以威陳球專議桓思同歸

後漢書列傳卷第四十六

列傳卷第四十七　范曄　後漢書五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杜根　欒巴

劉陶　李雲

劉瑜　謝弼

杜根字伯堅頴川定陵人也父安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賔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

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離被也）位至巴郡太
守政甚有聲根性方實好絞直（絞急也）永初
元年舉孝廉為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
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
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
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
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
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
生蛆因得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宜城縣故城在）

今襄州率道縣南其地出美酒廣雅云保使也言爲人傭力保任而使也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巳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録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爲尚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閒非絶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爲也順帝時稍

遷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
字季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
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爲濟陰
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
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
死有詔免官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爲順
帝司空張晧辟之晧以翊世前訟太子之
廢薦爲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恥於受
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比猶頻也尚書僕射

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爲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欒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神仙傳云巴蜀郡人也少而學道不脩俗事順帝世以官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楊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爲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校學

以奬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幹府吏之類也晉令諸郡國不滿五千以下置幹吏二人郡縣皆有幹幹猶主也政事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荆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巫房謂為房堂而祀者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

神仙傳曰時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宮亭湖中分風船行者舉帆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鬼爲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内無復疾疫也

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

神仙傳曰巴爲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噀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爲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瞑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也

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

從省約塋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冢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大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以其黨復謫爲永昌太守以功自劾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冤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陶爲人居簡不脩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以雅德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　帝無子連歲荒飢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也）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

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中謂當天之中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尚書曰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檀車兵車也詩曰檀車嘽嘽四牡痯痯征夫不遠嘽音昌善反痯音管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以取天下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前書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音義云以鹿喻帝位也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

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彫敝諸夏虐流遠近利器謂威權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祿與置生奪廢誅也刑隸謂閹人也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鹿子曰麑乳產也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吞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冤

之魂貧餧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說苑曰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也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杜元凱注左傳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也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前書賈山上書曰秦始皇進諛諂之人殺直諫之士也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趙高爲車府令與壻咸陽令閻樂謀殺胡亥事見史記也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埶願陛下

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武丁殷王高宗也尚書曰高宗得傅說爲相殷復興焉高宗時有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而修德位以永寧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申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史記曰周孝王之子燮是爲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行暴虐死于彘也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絶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

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燿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不時謂不合於時也諱言謂拒諫也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

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人子來武旅周武王之旅鳧得水藻言喜悅也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說苑曰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家之計乎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

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象天象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詩曰大路南金和玉卞和之玉也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

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賈誼之言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猒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

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治鑄之議鍥刻也音口結反聽民庶之謡吟問路叟之所憂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遊於康衢兒童謡曰立我蒸人莫不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瞰三光之文耀

視山河之分流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謫食之災星辰有錯行之變故視其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也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詩小雅鴻鴈之篇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鴻鴈于飛集於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鄭玄注云壞滅之國徵人起屋舍築墻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傍人聞之心莫不慘慘者隣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爲子求偶

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知今反無識也豈爲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偟不能監寐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白駒諭賢人也監寐猶寤寐也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猒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役夫謂陳涉起蘄也窮匠謂驪山之徒也並見史記也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魚爛而亡也何休曰魚爛從中發潰爛也雖方尺之錢何

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函牛之鼎謂大鼎也淮南子曰函牛之鼎沸則蟻不得置一足焉絓掛也音胡賣反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詩小雅大東之文也潸涕下貌鄭玄注云傷今不如古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帝竟不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臧於是剽輕劒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過姓也過國之後見左傳皆來應

募陶責其先過邀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三家謂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也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鉅鹿張角僞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

疏言之曰聖王以天下耳目爲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勑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録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烏聲獸心私共鳴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内

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以所舉將為尚書難與齊列乞從冗散拜侍中以數切諫為權臣所憚徙為京兆尹到職當出脩宮錢直千萬時拜職名當出買官之錢謂之脩宮錢也陶既清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

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
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
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
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
谷據阸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
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
時湟中義從胡北宫伯王等叛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剋也
關東破膽四方
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
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

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三郡河東馮翊京兆也壺谷壺關之谷在上黨也冰解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

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
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
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
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
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
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
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
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
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

而以三仁爲輩論語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東海陳耽亦以非罪與陶俱死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謠言謂聽百姓風謠善惡而黜陟之也爲民蠹害者時太尉許戫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

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糺邊遠小郡清脩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楲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白馬令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

異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爲皇后數月閒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時封后兄康爲比陽侯弟統昆陽侯統從兄會安陽侯統弟秉爲濟陽侯）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露布謂不封之也并以副本上三公府也）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風曰寒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是與氏古字通耳春秋漢含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

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黃精謂魏氏將興也陳項虞田並舜之後舜土德亦尚黃故忌也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孔子曰帝者諦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脩名立功脩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言

諦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
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尺一之板謂詔
策也見漢官儀也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
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
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
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
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幷下廷尉大鴻臚
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
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

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周昌解見陳忠傳朱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事並見前書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比干以死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九竅乃剖比干而觀其心事見史記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韓子曰夫龍之爲蟲也可狎而馴也然喉下有逆鱗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亦幾矣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爲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

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跪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後冀州刺史賈琮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

論曰禮有五諫諷爲上五諫謂諷諫順諫闚諫指諫陷諫也諷諫者知患禍之萌而諷告也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闚諫者視君顏色而諫也指諫者質指其事而諫也陷諫者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也見大戴禮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

言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上商詩序之文也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曷其絞訐摩上以衒沽成名哉絞直也訐正也沽賣之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儀禮曰凡自稱於君宅在邦者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易曰臣不密則失身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論語曰古之狂也直今之狂也詐而已矣夫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已論語曰事君信而後諫其君未信則以爲謗已故說者識其難焉韓非有說難篇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

父辯清河太守謝承書云父祥爲清河太守瑜少好經學
尤善圖讖天文歷筭之術州郡禮請不就
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京
師上書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
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
秉知臣竊闚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
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
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
之音竊爲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録備荅

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庸用也回邪也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天曷爲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燿關之盛衰者也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爲天子守四方猶天之有二十八宿漢官儀曰天子建侯上法四七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踈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夏殷制也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

色充積閨帷旨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也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詩小雅曰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注云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怨曠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至是以憂也怨曠作歌仲尼所録謂仲尼刪詩編録也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

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況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爲之下霜列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令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也）促以嚴刑威以法正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

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見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近習謂親近狎押者）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令三公在位皆博達道埶而各正諸己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孝經曰古

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玄注云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弼及開東序金滕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滕緘也以金緘之不欲人開也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臣悾悾推情言不足採悾悾誠懇之貌懼以觸忤征營惛悸於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讖以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它事瑜復悉心以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章不能用拜為議

郎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
瑜爲侍中又以侍中尹勲爲尚書令共同
謀畫及武敗瑜勲並被誅事在武傳勲字
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爲太尉睦孫頌爲司
徒勲爲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
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歎自以行不
合於當時不應州郡公府禮命桓帝時以
有道徵四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
冀帝召勲部分衆職甚有方略封宜陽鄉

侯僕射霍諝尚書張敬歐陽參李偉虞放周永並封亭侯勳後再遷至九卿以病免拜為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奪封邑因黜勳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獎其上書以為訛言子琬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謝承書曰弼字輔鸞東郡濮陽人也與此不同）中直方正（猶言中正方直也）為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

玄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謝承書曰蛇者陰之所生龍之類也龍有鱗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前書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極弱時則有下伐上之痾龍蛇之孽也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

帷幄之內親信者爲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之文也鄭玄注云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文帝徙淮南王長於蜀袁盎曰淮南王爲人剛令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也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史記曰周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帶與戎翟謀伐襄王孝和皇帝不絕竇

后之恩前世以爲美談賓太后崩張酺等奏云不宜合葬先帝和帝手詔曰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於是合葬見皇后紀也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尚書舜典曰蒸蒸乂不格姦孔安國注云蒸蒸猶進進也言舜進於善道詩凱風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師卦上六爻詞也今功臣久外未蒙爵

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爲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詩國風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四公謂劉矩爲太尉許訓爲司徒胡廣爲太傅及寵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它伎孔安國注云斷斷猗然專一之臣也素空也無德而食其祿曰素餐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也必有折

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以喻三公餗鼎實也折足覆餗言不勝其任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爲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以它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訟弼忠節求報其

怨乃收紹斬之

贊曰鄧不明辟尚書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注云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言鄧后臨朝不還政於安帝也梁不損陵慊慊虆杜諷辭以興黃寇方熾子奇有識識協韻音式侍反武謀允臧瑜亦協志弼忤官情雲犯時忌成仁喪己同方殊事

後漢書列傳卷第四十七